



螺号

张永枚

螺 号

张永枚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北京

本诗集于一九六三年初版。这次再版，又由作者作了一些修改，对原有作品抽掉了一部分，并增补了三十九首新作品。现在全书共六十四首短诗。

插图：王师頔



螺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109,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6 $\frac{5}{16}$

1963年5月北京第1版 1972年9月北京第2版

197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1913 定价 0.40 元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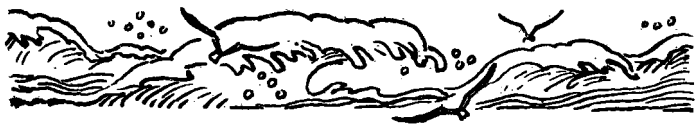
目 次

新春	1
屋檐下	3
杏树	5
文工团员	7
诺多尔江边	9
一块干粮	12
栗子	15
天仇	17
怎么办	19
汉江水滔滔	21
枫树	24
斧头之歌	26
还乡曲	34
是谁第一个迎接了黎明	40
骑马挂枪走天下	43
北京，战士的心	46
邮包来到小岛	48

想念海岛·····	50
革命菜·····	53
海的儿子·····	56
螺号·····	60
行动起来，同志们·····	66
共产党员战士·····	70
毛主席在我们中间·····	77
欢乐曲·····	82
老红军站岗·····	84
姑嫂月下守海防·····	86
红军柳·····	89
号兵的传奇·····	93
榕荫下·····	98
野营夜·····	100
明星满天·····	102
三匹骏马·····	103
拉萨卖花女·····	107
雪白的哈达·····	112
前线摇篮曲·····	115
三朵红花·····	117
三月唱渔歌·····	120
月夜巡哨·····	121
党是母亲岛是家·····	124

天不怕·····	126
人民军队忠于党·····	128
红灯·····	130
井冈山上采杨梅·····	132
红色女歌手·····	136
幸福水·····	139
革命鞋·····	141
山里人的话·····	143
列宁岩·····	145
艰苦房·····	150
小灯·····	152
国旗·····	154
椰林深处英雄兵·····	157
竹姬·····	160
乡亲之歌·····	162
阳雀花开·····	166
社长的女儿·····	168
牛绳给谁?·····	172
榕荫寄子·····	175
象罗盛教那样战斗·····	179
转战陕北·····	182
征途上·····	184
火花闪闪·····	186

尝草.....	189
铜锣声声.....	193
幸福时刻.....	195



新 春

曾被炮火打折的大树，
嫩芽儿长得水灵灵，
曾被严寒封冻的泉水，
暖融融冲破了坚冰。

烧焦的土地变得滋润，
布谷鸟叫彻晨昏，
牛车在小路上来回奔跑，
地里忙着播种的人。

每个早晨都有花蕾开放，
禾苗儿越长越刚劲，
阳光给万物缝织了新装，
是她战败了寒冷。

山那边炮声不断，
不远处火光阵阵，
炽热的战斗从未停止，
美国强盗是春天的敌人！

新生的都要坚强成长，
谁也不能阻挡春天来临；
我们紧握着手中的钢枪，
迎接这战斗的新春。

1951年2月，朝鲜南汉江畔。





屋檐下

启明星闪闪发光，
正东方隐隐朝晖。
大嫂拿起水罐，
开门出外去顶水。

刮了一夜暴风雪，
积雪几乎垒齐门楣，
她转身拿起扫帚，
去打扫门口的雪堆。

呀！雪堆沙沙作响，
转瞬间垮了下去，
一块雨布顿时揭开，
露出三个志愿军战士！

志愿军挺身站起，
身上蒸发着水气，
他们勒了勒皮带，
向大嫂行个军礼：

“亲爱的阿芝妈妮^①，
实在是对不起，
昨夜在你这儿住宿，
没有得到你的允许。”

大嫂的泪水润湿了眼眶，
好阵子才说出了话：
“朝鲜的房子就是你们的家，
这么大的风雪为啥住在屋檐下？……”

① 阿芝妈妮：朝鲜语，大嫂。



杏 树

头发斑白的朝鲜老人，
种一棵杏树在弹坑边，
他要用暮年的汗水，
叫杏树开花结果长齐天。

原先这被炸烂的地方，
有一棵杏树叶茂干壮，
栽树的是他年轻的儿子，
已经扛枪出发上战场。

杏树才刚把花瓣舒展，
敌机向村庄投下炸弹，
种树人还没尝到一颗果实，
杏树被拦腰炸断！

老人一边英勇支前，
一边医治着土地的创伤，
扫除了破砖烂瓦，
把另一棵杏树栽上。

这是仇恨的标语，
它要传给子子孙孙，
人民决不会被征服，
杏树就是证人。

杏树会长得又高又大，
美国强盗逃不脱惩罚！
老人必将迎接凯旋的儿子，
在那结满果子的杏树下。

1953年。



文 工 团 员

他扛起一箱炮弹，
唱着歌跑上前沿，
炮手激动得打他一掌：
“好个运输员！”

在酷寒的河边，
他给伤员洗衣衫，
天刚麻麻亮，
踮起脚尖去做饭。
他有一张奖状，
上写：“模范护理员！”

在大雪纷飞的深夜，
他抬着担架翻山，

宁愿自己摔伤，
决不惊动伤员。
野战所记着他的功绩，
都说他是优秀的担架员。

腿上有光荣的枪伤，
曾经三次突围血战，
敌人在他面前纷纷倒下，
子弹是他愤怒的语言！

他是运输员？护理员？
他是担架员？战斗员？

在泥土垒成的战地舞台上，
他敲着美国钢盔数快板，
歌唱运输员、护理员，
赞扬担架员、战斗员；
原来他只是一个：
普通的文工团员！



诺多尔江边

诺多尔江水拐弯的地方，
有一座白色的小房，
门钹插着一把铁锁，
门边晾着一张渔网。

有谁不知道这个故事！
主人们都远离了家乡。
儿子告别他的父母说：
“我到三八线去打仗！”

“房门的钥匙交给您俩，
我已不能捕鱼在江上，
我要用子弹织成的网，
去捕杀万恶的美国豺狼！”

年老的父母撑着渔船，
把儿子送过了诺多尔江；
父亲天天撑船去打鱼，
母亲夜夜捣米到天亮。

忽然前方传来信息，
亲爱的儿子英勇阵亡：
他昂头冲进了鬼子群中，
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拉响……

年老的父亲没有一滴泪，
坚毅地喊道：“孩子他娘！”
他拿出房门的钥匙，
庄重地放到老伴手上。

“我要走了，好老伴！
踏着烈士的足迹上战场。
我们虽然有许多战斗的青年，
可杀鬼子老年人也决不退让。”

母亲用裙子揩了揩眼角，
忽然把房门紧紧关上，